《三国志》吴书·诸葛滕二孙濮阳传原文及译文

吴书·诸葛滕二孙濮阳传

原文

作者：陈寿

诸葛恪字元逊，瑾长子也。少知名。弱冠拜骑都尉，与顾谭、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，并为宾友。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。恪父瑾面长似驴。孙权大会群臣，使人牵一驴入，长检其面，题曰诸葛子瑜。恪跪曰：“乞请笔益两字。因听与笔。恪绩其下曰：”之驴。“举座欢笑，乃以驴赐恪。他日复见，权问恪曰：”卿父与叔父孰贤？“对曰：”臣父为优。“权问其故。对曰：”臣父知所事，叔父不知，以是为优。“权又大嚎。

命恪行酒，至张昭前，昭先有酒色，不肯饮。曰：“此非养老之礼也。”权曰：“卿其能令张公辞屈，乃当饮之耳。”恪难昭曰：“昔师尚父九十，秉旄仗钺，犹未告老也。

今军旅之事，将军在后，酒食之事，将军在先，何谓不养老也？“昭卒无辞，遂为尽爵。

后蜀好，群臣并会，权谓使曰：“此诸葛恪雅使至骑乘，还告丞相，为致好马。”恪因下谢，权曰：“马未至面谢何也？”恪对曰：“夫蜀者陛下之外厩，今有恩诏，马必至也，安敢不谢？”恪之才捷，皆此类也。权甚异之，欲试以事，令守节度。节度掌军粮谷，文书繁猥，非其好也。

恪以丹杨山险，民多果劲，虽前发兵，徒得外县平民而已。其余深远，莫能禽尽，屡自求乞为官出之。三年可得甲士四万。众议咸以“丹杨地势险阻，与吴郡、会稽、新都、鄱阳四郡邻接，周旋数千里，山谷万重，其幽邃民人，未尝人城邑，对长吏，皆仗兵野逸，白首于林莽。逋亡宿恶，咸共逃窜。山出铜铁，自铸甲兵。俗好武习战，高尚气力，其升山赴险，抵突丛棘。若鱼之走渊，猨狖之腾木也。时观间隙，出为寇盗，每致兵征伐，寻其窟藏。其战则蜂至，败则鸟窜，自前世以来，不能羁也”。皆以为难。

恪父瑾闻之，亦以事终不逮，叹曰：“恪不大兴吾家，将大赤吾族也。”恪盛陈其必捷。

权拜恪抚赵将军，领丹杨太守，授桀戟武骑三百。拜毕，命恪备威仪，作鼓吹，导引归家，时年三十二。恪到府，乃移书四部属城长空。令各保其疆界，明立部伍，其从化平民，悉令屯居。乃分内诸将，罗兵幽阻，但缮藩篱，不与交锋，候其谷稼将熟，辄纵兵芟刈，使无遗种。旧谷既尽，新田不收，平民屯居，略无所入，于是山民饥穷，渐出降首。恪乃复敕下曰：“山民去恶从化，皆当抚慰，徙出外县，不得嫌疑，有所执拘。”

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，遗旧恶民，困迫暂出，内图叛逆，伉缚送言府。恪以伉违教，遂斩以徇，以状表上。民闻伉坐执人被戮，知官惟欲出之而已，于是老幼相携而出，岁期，人数皆如本规。恪自领万人，余分给诸将。

权嘉其功，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。综先移恪等曰：“山越恃阻，不宾历世，缓则首鼠，急则狼顾。皇帝赫然，命将西征，神策内授，武师外震。兵不染锷，甲不沾汗。元恶既枭，种党归义，荡涤山薮，献戎十万。野无遗寇，邑罔残奸。既扫凶慝，又充军用。

藜莜稂莠，化为善草。魑魅魍魉，更成虎土。虽实国家威灵之所加，亦信无帅临履之所致也。虽《诗》美执讯，《易》嘉折首，周之方、召，汉之卫、霍，岂足以谈?功轶古人，勋超前世。主上欢然，遥用叹息。感《四牡》之遗典，思饮至之旧章。故遣中台近官，迎致稿赐，以旌茂功，以慰劬劳“拜恪威北将军，封都乡侯。恪乞率众佃庐江皖口，因轻兵袭舒，掩得其民而还。复远遣斥候，观相径要，欲图寿春，权以为不可。

赤乌中，魏司马宣王谋欲攻恪。权方发兵应之，望气者以为不利，于是徒恪屯于柴桑。与丞相陆逊书曰：“杨敬叔传述清论，以为方今人物凋尽，守德业者不能复几，宜相左右。更为辅车，上熙国事，下相珍惜。又疾世俗好相谤毁，使已成之器，中有损累。

将进之徒，意不欢笑，闻此喟然，诚独击节。愚以为君子不求备于一人，自孔氏门徒大数三干，其见者七十二人。至于子张、子路、

子贡等七十之徒，亚圣之德，然犹各有所短，师辟由喭，赐不受命，岂况下此而无所阙?且仲尼不以数予之不备而引以为友，不以人所短弃其所长也。加以当今取士，宜宽于往古，何者?时务从横，而善人单少，国家职司，常苦不充。苟令性不邪恶，志在陈力，便可奖就，骋其所任。若于小小宜适，私行不足，皆宜阔略，不足缕责。“且士诚不可纤论苛克，苛克则彼贤圣犹将不全，况其出入者邪?故曰以道望人则难，以人望人则易，贤愚可知。

自汉末以来，中国土大夫如许子将辈，所以更相谤讪，或至为祸，原其本起。非为大仇，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，而责人专以正义。夫己不如礼，则人不服。责人以正义，则人不堪。内不服其行，外不堪其责，则不得不相怨。相怨一生，则小人得容其间。得容其间，则三至之言，浸润之谮，纷错交至。虽使至明至亲者处之，犹难以自定。况已为隙，且未能明者乎?是故张、陈至于血刃，萧、朱不终其好，本由于此而已。夫不舍小过，纤微相责，久乃至于家户为怨，一国无复全行之士也。“恪知逊以此嫌己，故遂广其理而赞其旨也。会逊卒，恪迁大将军，假节，驻武昌，代逊领荆州事。

久之，权不豫，而太子少，乃征恪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，中书令孙弘领少傅。权疾困，召恪、弘及太常滕胤、将军吕据、侍中孙峻，属以后事。

翌日，权薨。弘素与恪不平，惧为恪所治，秘权死问，欲矫诏除恪。峻以告恪，恪请弘咨事，于坐中诛之，乃发丧制服。与弟公安督融书曰：“今月十六日乙未，大行皇帝委弃万国，群下大小，莫不伤悼。至吾父子兄弟，并受殊恩，非徒凡庸之隶，是以悲恸，肝心圮裂。皇太子以丁酉践祚号，哀喜交并，不知所措。吾身受顾命，辅相幼主，窃自揆度;才非博陆而受姬公负图之托，惧忝丞相辅汉之效;恐损先帝委付之明，是以忧惭惶惶，所虑万端。且民恶其上，动见瞻观，何时易哉?今以顽钝之姿，处保傅之位，艰多智寡，任重谋浅，谁为唇齿?近汉之世，燕、盖交谴，有上官之变，以身值此，何敢怡豫邪?又弟所在，与贼犬牙相错，当于今时整顿军具，率厉将士，警备过常，念出万死，无顾一生，以报朝廷，无忝尔先。又诸将备守各有境界，犹恐贼虏闻

讳，恣睢寇窃。边邑诸曹，已别下约敕，所部督将，不得妄委所戍，径来奔赴。虽怀怆但不忍之心，公义夺私，伯禽服戎，若苟违戾，非徒小故。以亲正疏，古人明戒也。”

恪更拜太傅。于是罢视听，息校官，原逋责，除关税，事崇恩泽，众莫不悦。恪每出入，百姓延颈思见其状。

初，权黄龙元年迁都建业。二年筑东兴堤遏湖水。后征淮南，败，以内船，由是废不复修。恪以建兴元年十月会众于东兴，更作大堤，左右结山侠筑两城，各留千人，使全端、留略守之，引军而还。魏以吴军入其疆土，耻于受侮，命大将胡遵、诸葛诞等率众七万，欲攻围两坞，图坏堤遏。恪兴军四万，晨夜赴救。遵等敕其诸军作浮桥度，陈于堤上，分兵攻两城。城在高峻，不可卒拔。恪遣将军留赞、吕据、唐咨、丁奉为前部。

时天寒雪，魏诸将会饮，见赞等兵少，而解置铠甲，不持矛戟。但兜鍪刀楯，倮身缘遏，大笑之，不即严兵。兵得上，便鼓噪乱斫。魏军惊扰散走，争渡浮桥，桥坏绝，自投于水，更相蹈藉。乐安太守恒嘉等同时并没，死者数万。故叛将韩综为魏前军督，亦斩之。

获车乘牛马驴骡各数千，资器山积，振旅而归。进封恪阳都侯，加荆扬州牧，督中外诸军事，赐金一百斤，马二百匹，缯布各万匹。

恪遂有轻敌之心，以十二月战克，明年春，复欲出军。诸大臣以为数出罢劳，同辞谏恪，恪不听。中散大夫蒋延或以固争，扶出。恪乃着论谕众意曰：“夫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王者不务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后世，古今未之有也。昔战国之时，诸侯自恃兵强地广，互有救援，谓此足以传世，人莫能危。恣情从怀，惮于劳苦，使秦渐得自大，遂以并之，此既然矣。近者刘景升在荆州，有众十万，财谷如山。不及曹操尚微，与之力竞，坐观其强大，吞灭诸袁，北方都定之后，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，当时虽有吞智者，不能复为画计，于是景升儿子，交臂请降，遂为囚虏。凡敌国欲相吞，即仇雠欲相除也，有仇而长之，祸不在己，则在后人，不可不为远虑也。昔伍子胥曰：”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训，二十年之外，吴其为沼乎！‘夫差自恃强大，闻此邈然，是以诛子胥而无备越之心，至于临败悔之，岂有及乎?越小于吴，

尚为吴祸，况其强大者邪?昔秦但得关西耳，尚以并吞六国，今贼皆得秦、赵、韩、魏、燕齐九州之地，地悉戎马之乡，士林之薮。

今以魏比古之秦，土地数倍;以吴与蜀比古穴国，不能半之。然所以能敌之，但以操时兵众于今适尽，而后生者未悉长大，正是贼衰少未盛之时。加司马懿先诛王淩，续自陨毙，其子幼弱，而专彼大任，虽有智计之士，未得施用。当今伐之，是其厄会。圣人急于趋时，诚谓今日。若顺众人之情，怀偷安之计，以为长江之险可以传世;不论魏之终始，而以今日遂轻其后。此吾所以长叹息者也。自本以来，务在产育，今者贼民岁月繁滋，但以尚小，未可得用耳。

若复十数年后，其众必倍于今，而国家劲兵之地，皆已空尽，唯有此见众可以定事。

若不早用之，端坐使老，复十数年，略当损半，而见子弟数不足言。若贼众一倍，而我兵损半，虽复使伊、管图之，未可如何。今不达远虑者，必以此言为迂。夫祸难未至而豫忧虑，此固众人之所迂也。及于难至，然后顿颡，虽有智者，又不能图。此乃古今所病，非独一时。昔吴始以伍员为迂，故难至而不可救。刘景升不能虑十年之后，故无以治其子孙。今恪无具臣之才，而受大吴萧、霍之任，智与众同思不经远，若不及今日为国斥境，俯仰年老，而仇敌更强。欲刎颈谢责，宁有补邪?今闻众人或以百姓尚贫，欲务闲息，此不右其虑其大危而其小勤者也。昔汉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，何不闭关守险以自娱乐，空出攻楚，身被创痍，介胄生虮虱，将士厌困苦，岂甘锋刃而忘安宁哉?虑于长久不得两存者耳!每览荆邯说公孙述以进取之图，近风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，未尝不喟然叹息也。夙夜反侧，所虑如此，故聊疏愚言，以达二三君子之末。若一朝陨殁志画不立，贵令来世知我所忧，可思于后，“众皆以恪此论欲必为之辞，然莫敢复难。

丹杨太守聂友素与恪善。书谏恪曰：“大行皇帝本有遏东关之计，计未施行。今公辅赞大业，成先帝之志。寇远自送，将士凭赖威德，出身用命，一旦有非常之功，岂非宗庙神灵社稷之福邪!宜且案兵养锐，观衅而动。今乘此势欲复大出，天时未可。而苟任盛意，私心以为不安。”恪题论后，为书答友曰：“足下虽有自然之理，然未见大数。

熟省此论，可以开悟矣。“于是违众出军，大发州郡二十万众，百姓骚动，始失人心。

恪意欲曜威淮南，驱略民人。而诸将或难之曰：“今引军深入，疆场之民，必相率远遁，恐兵劳而功少，不如止围新城。新城困，救必至，至而图之，乃可大获。”恪从其计，回军还围新城。攻守连月，城不拔。士卒疲劳，因暑饮水，泄下、流肿，病者大半，死伤涂地。诸营吏日白病者多，恪以为作，欲斩之，自是莫敢言。恪内惟失计，而耻城不下，忿形于色。将军朱异有所是非，恪怒，立夺其兵。都尉蔡林数陈军计，恪不能用，策马奔魏。魏知战士罢病，乃进救兵。恪引军而去。士卒伤病，流曳道路，或顿仆坑壑，或见略获，存记忿痛，大小呼嗟。而恪宴然自若。出住江渚一月，图起田于浔阳，诏召相衔，徐乃旋师。由此众庶失望，而怨黩兴矣。

秋八月军还，陈兵导从，归入府馆。即召中书令孙嘿，厉声谓曰：“卿等何敢妄数作诏?”嘿惶惧辞出，因病还家。恪征行之后，曹所奏署令长职司，一罢更选，愈治威严，多所罪责，当进见者无不竦息。又改易宿卫，用其亲近。复敕兵严，欲向责、徐。

孙峻因民之多怨，众之所嫌，构恪欲为变，与亮谋，置酒请恪。恪将见之夜，精爽扰动，通夕不寐。明将盥漱，闻水腥臭，侍者授衣，衣服亦臭。恪怪其故，易衣易水，其臭如初，意惆怅不悦。严毕趋出，太衔引其衣，恪曰：“犬不欲我行乎?”还坐，顷刻乃复起，犬又衔其衣，恪令从者逐犬，遂升车。

初，恪将征淮南，有孝子着缞衣入其阁中，从者白之，令外诘问，孝子曰：“不自觉入。”时中外守备，亦悉不见，众皆异之。出行之后，所坐厅事屋栋中折。自新城出住东兴，有白虹见其船，还拜蒋陵，白虹复绕其车。及将见，驻车宫门，峻已伏兵于帷中，恐恪不时入，事泄，自出见恪曰：“使君若尊体不安，自可须后，峻当具白主上。”

欲以尝知恪。恪答曰：“当自力入。”散骑常侍张约、朱恩等密书与恪曰：“今日张设非常，疑有他故。”恪省书而去。未出路门，逢太常滕胤，恪曰：“卒腹痛，不任人。”

胤不知峻阴计，谓恪曰：“君自行旋未见，今上酒请君，君已至

门，宜当力进。”恪踌躇而还，剑履上殿。谢亮，还坐。设酒，恪疑未饮，峻因曰：“使君病未善平，当有常服药酒，自可取之。”恪意乃安，别饮所赍酒。酒数行，亮还内，峻起如厕，解长衣，着短服，出曰：“有诏收诸葛恪!”恪惊起，拔剑未得，而峻刀交下。张约从旁斫峻，裁伤左手，峻应手所约断右臂。武卫之士皆趋上殿，峻云：“所取者恪也，今已死。”

悉令复刃，乃除地更饮。

先是，童谣曰：“诸葛恪，芦苇单衣蔑钩落，于何相求成子阁。”成子阁者，反语石子冈也。建业面有长陵，名曰石子冈，葬者依焉。钩落者，校饰革带，世谓之钩络带。

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而篾束其腰，投之于此冈。恪长子绰，骑都尉，以交关鲁王事，权遣付恪，令更教诲，恪鸩杀之。中子竦，长水校尉。少子建，步兵校尉。闻恪诛，车载其母而定。峻遣骑督承追斩竦于白都。建得渡江，欲北走魏，行数千里，为追兵所逮。恪外甥都乡侯张震及常侍朱恩等，皆夷三族。

初，竦数谏恪，恪不从，常忧惧祸。及亡，临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：“臣闻震雷电激，不崇一朝，大风冲发，杀有极日。然犹继以云雨，因以润物，是则天地之威，不可经日浹辰，帝王之怒，不宜讫情尽意，臣以狂愚，不知忌讳，敢冒破灭之罪，以邀风雨之会。伏念故太傅诸葛恪得承祖考风流之烈，伯叔诸父遭汉祚尽，九州鼎立，分托三方，并履忠勤，熙隆世业。爰及于恪，生长王国，陶育圣化，致名英伟，服事累纪，祸心未萌，先帝委以伊、周之任，属以万机之事。恪索性刚履，矜己陵人，不能敬守神器，穆静帮内，兴功暴师，未期三出，虚耗士民，空竭府藏，专擅国宪，废易由意，假刑劫众，大小屏息。侍中武卫将军都乡候俱受先帝嘱寄之诏，见其奸虐，日月滋甚，将恐荡摇宇宙，倾危社稷，奋其威怒，精贯昊天，计虑先于神明，智勇百于荆、聂，躬持白刃，枭恪殿堂，勋超朱虚，功越东牟。国之元害，一朝大除，驰首徇示，六军喜踊，日月增光，风尘不动，斯实宗庙之神灵，天人之同验也。今恪父子三首，悬市积日，观者数万，詈声成风。国之大刑，无所不震，长老孩幼，无不华见。人情之于品物，

乐极则哀生，见恪贵盛，世莫与贰，身处台辅，中间历年，今之诛夷，无异禽兽，观讫情反，能不憯然!

且已死之人，与土壤同域，凿掘斫刺，无所复加。愿圣朝稽则乾坤，怒不极旬，使其乡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，惠以三寸之棺。昔项籍受殡葬之施，韩信获收敛之恩，斯则汉高发神明之誉也。惟陛下敦三皇之仁，垂哀矜之心，使国泽加于辜戮之骸，复受不已之恩，于以扬声遐方，沮劝天下，岂不弘哉!昔栾布矫命彭越，臣窃恨之，不先请主上，而专名以肆情，其得不诛，实为幸耳。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，谨伏手书，冒昧陈闻，乞圣朝哀察。“于是亮、峻听恪故吏敛葬，遂求之于石子冈。

始恪退军还，聂友知其将败。书与滕胤曰：“当人强盛，河山可拔，一朝羸缩，人情万端，言之悲叹。”恪诛后，孙峻忌友。欲以为郁林太守，友发病忧死。友字文悌，豫章人也。

滕胤字承嗣，北海剧人也。伯父耽，父胄，与刘繇州里通家。以世扰乱，渡江依繇。

孙权为车骑将军，拜耽右司马，以宽厚称，早卒，无嗣。胄善属文，权待以宾礼，军国书疏，常令损益润色之，亦不幸短命。权为吴王，追录旧恩，封胤都亭侯。少有节操，美容仪。弱冠尚公主。年三十，起家为丹杨太守，徙吴郡、会稽，所在见称。太元元年，权寝疾，诣都，留为太常;与诸葛恪等俱受遗诏辅政。孙亮即位，加卫将军。

恪将悉众伐魏。胤谏恪曰：“君以丧代之际，受伊、霍之托，入安本朝，出摧强敌，名声振于海内，天下莫不震动，万姓之心，冀得蒙君而息。今猥以劳役之后，兴师出征，民疲力屈，远主有备。若攻城不克，野略无获，是丧前劳而招后责也。不如案甲息师，观隙而动。且兵者大事，事以众济，众苟不悦，君独安之?”恪曰：“诸云不可者，皆不见计算，怀居苟安者也，而子复以为然，吾何望焉?夫以曹芳暗劣，而政在私门，彼之臣民，固有离心。今吾因国家之资，借战胜之威，则何往而不克哉!”以胤为都下督，掌统留事。胤白日接宾客，夜省文书，或通晓不寐。

孙峻字子远，孙坚弟静之曾孙也。静生皓，皓生恭，为散骑侍郎。

恭生峻。少便弓马，精果胆决。孙权末，徙武卫都尉，为侍中。权临薨，受遗辅政，领武卫将军，故典宿卫，封都乡侯。既诛诸葛恪，迁丞相大将军，督中外诸军事、假节，进封富春侯。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辞位。峻曰：“鲧、禹罪不相及，滕侯何为?”峻、胤虽内不沾洽，而外相包容，进胤爵高密侯，共事如前。峻素无重名，骄矜险害，多所刑杀，百姓嚣然。

又奸乱宫人，与公主鲁班私通。五凤元年，吴侯英谋杀峻，英事泄死。

二年，魏毋丘俭、文钦以众叛，与魏人战于乐嘉，峻帅骠骑将军吕据、左将军留赞袭寿春，会钦败降，军还。是岁，蜀使来聘，将军孙仪、孙邵琳恂等欲因会杀峻。事泄，仪等自杀，死者数十入，并及公主鲁育。

峻欲城广陵，朝臣知其不可城，而畏之莫敢言。唯滕胤谏止，不从，而功竟不就。

其明年，文钦说峻征魏，峻使钦与吕据、车骑刘纂、镇南朱异、前将军唐咨自江都人淮、泗，以图青、徐。峻与胤至石头，因饯之，领从者百许人入据营。据御军齐整，峻恶之，称心痛去。遂梦为诸葛恪所击，恐惧发病死，时年三十八，以后事付琳.孙琳字子通，与峻同祖。琳父绰为安民都尉。琳始为偏将军，及峻死，为待中武卫将军，领中外诸军事，代知朝政。吕据闻之大恐，与诸督将连名，共表荐滕胤为丞相，琳以胤为大司马，代吕岱驻武昌。据引兵还，使人报胤，欲共废琳.琳闻之，遣从兄虑将兵逆据于江都，使中使敕文钦、刘纂、唐咨等合众击据，遣侍中左将军华融、中书丞丁晏告胤取据，并喻胤宜速去意，胤自以祸及，因留融、晏，勒兵自卫，召典军扬崇、将军孙咨，告以琳为乱，迫融等使有书难琳.琳不听，表言胤反，许将军刘丞以封爵，使率兵骑急攻围胤。胤又劫融等使诈诏发兵。融等不从，胤皆杀之。胤颜色不变，谈笑若常。或劝胤引兵至苍龙门，“将士见公出，必皆委琳就公”。时夜已半，胤恃与据期。

又难举兵向富，乃约令部曲，说吕侯以在近道，故皆为胤尽死，无离散者。时大风，比晓，据不至。琳兵大会，遂杀及将士数十人，

缗迁大将军，假节，封永宁侯，负贵倨傲，多行无礼。初，峻从弟虑与诸葛恪之谋，峻厚之，至右将军、无难督，授节盖，平九官事。缗遇虑薄于峻时，虑怒，与将军王惇谋杀缗.缗杀惇。虑服药死。

魏大将军诸葛诞举寿春叛，保城请降。吴遣文钦、唐咨、全端、全怿等三万人救之。

魏镇南将军王基围入诞。钦等突围城。魏悉中外军二十余万增诞之围。朱异帅三万人屯安丰城，为文钦势。魏兖州刺史州泰据异于阳渊，异败退，为泰所追，死伤二千人。林于是大发率出屯镬里，复遣异率将军丁奉、黎斐等五万人攻魏，留辎重于都陆。异屯黎浆，遣将军任度、张震等慕勇敢六千人，于屯西六里为浮桥夜渡，筑偃月垒。为魏监军石苞及州泰所破，军却退就高。异复作车箱围趣五木城。苞、泰攻异，异败归，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诡道袭都陆，尽焚异资粮。缗授兵三万人使异死战，异不从，缗斩之于镬里，而遣弟恩救。会诞败引还。缗既不能拔出诞，而丧败士众，自戮名将，莫不怨之。

缗以孙亮始亲政事，多所难问，甚惧。还建业，称疾不朝。筑室于朱雀桥南，使弟威远将军据入苍龙宿卫，弟武卫将军恩、偏将军干、长水校尉闿分屯诸营，欲以专朝自固。亮内嫌缗，乃推鲁育见杀本末，责怒虎林督朱熊、熊弟外部督朱损不匡正孙峻，乃令丁奉杀熊于虎林，杀损于建业。缗入谏不从，亮遂与公主鲁班、太常全尚、将军刘承议诛缗.亮妃，缗从姊女也，以其谋告缗.缗率众夜袭全尚，遣弟恩杀刘承于苍龙门外，遂围宫。使光禄勋孟宗告庙废亮，召群司仪曰：“少帝荒病昏乱，不可以处大位，承宗庙，以告先帝废之。诸君若有不同者，下异议。”皆震怖。曰：“唯将军令。”缗遣中书郎李崇夺亮玺绶，以亮罪状班告远近。尚书桓彝不肯署名，缗怒杀之。

典军施正劝缗征立琅邪王休，缗从之。遣宗正楷奉书于休曰：“缗以酶才，见授大任，不能辅导陛下。顷月以来，多所造立。亲近刘承，悦于美色;发吏民妇女，料其好者，留于宫内，取兵弟十八已下三千余人，习之苑中，连日续夜，大小呼嗟，败坏藏中矛戈五千余枚，以作戏具。朱据先帝旧臣，子男熊、损皆承父之基，以忠议自立，昔

诸下莫不侧息。帝于宫中作小船三百余艘，成以金银，师工昼夜不息。太常全尚，累世受恩，不能督诸宗亲，而全端等委城就魏。尚位过重，曾无一言以谏陛下，而与敌往来，使传国消息，惧必倾危社稷。推案旧典，运集大王，辄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尚斩承。以帝为会稽王，遣楷牵迎。

百寮喁喁。立任道侧。“

綝遣将军孙耽送亮之国，徙尚于零陵，迁公主于豫章。綝意弥溢，侮慢民神，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，又坏浮屠祠，斩道人。休既即位，称草莽臣。诣阙上书曰：“臣伏自省，才非干国，因缘肺腑，位极人臣，伤锦败驾，罪负彰露，寻愆惟阙，夙夜忧惧。臣闻天命棐谌，必就有德，是以幽、厉失度，阂宣中兴，陛下圣德，纂承大统，宜得良辅;以协雍熙，虽尧之盛，犹求稷契之佐;以协明圣之德。古人有言：”陈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‘臣虽自展竭，无益庶政，谨上印绶节钺，退还田里，以避贤路。“休引见慰喻。

又下诏曰：“朕以不德，守藩于外，值兹际会，群公卿士，暨于朕躬，以奉宗庙。朕用抚然，若涉渊冰。大将军忠计内发，扶危定倾，安康社稷，功勋赫然。昔汉孝宣践阼，霍光尊显，褒德赏功，古今之通义也。其以大将军为丞相、荆州牧，食五县。”恩为御史大夫、卫将军，据右将军。皆县侯。干杂号将军、亭侯。闿亦封亭侯。綝一门五侯，皆典禁兵，权倾人主，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。

綝奉牛酒诣休，休不受，赍诣左将军张布。酒酣，出怨言曰：“彻废少主时，多劝吾自为之者。吾以陛下贤明，故迎之。帝非我不立，今上礼见拒，是与凡臣无异，当复改图耳。”布以言闻休，休衔之。巩其有变，数加赏赐，又复加恩侍中，与綝分省文书。

或有告綝怀怨侮上欲图反者，休执以付綝，綝杀之。由是愈惧，因孟宗求出屯武昌，休许焉，尽敕所督中营精兵万余人，皆令装载，所取武库兵器，咸令给与。将军魏邈说休曰“綝居外必有变”，武卫士施朔又告“綝欲反有征”休密问张布，布与丁奉谋于会杀綝.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，建业中谣言明会有变。綝闻之，不悦。夜大风发木扬

将人，众止焉。綝曰：“国家屡有命，不可辞。可豫整兵，令府内起火，因是可得速还。”遂入，寻而火起，綝求出，休曰：“外兵自多，不足烦丞相也。”綝起离席，奉、布目左右缚之。綝叩首曰：“愿徙交州。”休曰：“卿何以不徙滕胤、吕据?”綝复曰：“愿没为官奴。”休曰：“何不以胤、据为奴乎!”遂斩之。以綝首令其众曰：“诸与綝同谋皆赦。”放仗者五千人。闾乘船欲北降，追杀之。夷三族。发孙峻棺，取其印绶，綝其木而埋之，以杀鲁育等故也。

綝死时年二十八。休耽与峻、綝同族，特除其属籍，称之曰故峻、故綝云。休又下诏曰：“诸葛恪、滕胤、吕据盖以无罪为峻、綝兄弟所见残害，可为痛心，促皆改葬，各为祭奠。其罹恪等事见远徙者，一切召还。

濮阳兴字子元，陈留人也。父逸，汉末避乱江东，官至长沙太守。兴少有士名，孙权时除上虞令，稍迁至尚书左曹，以五官中郎将使蜀，还为会稽太守。时琅邪王休居会稽，兴深与相结。及休即位，征兴为太常卫将军、平军国事，封外黄侯。

永安三年，都尉严密建丹杨湖田，作浦里塘。诏百官会议，咸以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，唯兴以为可成。遂会诸兵民就作，功佣之费不可胜数，士卒死亡，或自贼杀，百姓大怨之。兴迁为丞相，与休宠臣左将军张共布相表里，邦内失望。七年七月，休薨。左典军万彧素与乌程侯孙皓善，乃劝兴、布，于是兴、布废休适子而迎立皓。皓既践阼，加兴侍中，领青州牧。俄彧谮兴、布追悔前事。十一年朔入朝，皓因收兴、布，徙广州，道追杀之，夷三族。

评曰：“诸葛恪才气干略，邦人所称，然骄且吝，周公无观，况在于恪?矜己陵人，能无败乎!若躬行所与陆逊及弟融之书，则悔吝不至，何尤祸之有哉?滕胤厉修士操，遵蹈规矩，而孙峻之时犹保其贵，必危之理也。峻、綝凶竖盈溢，固无足论者。濮阳兴身居宰辅，虑不经国，协张布之邪，纳万彧之说，诛夷其宣矣。

(三国志诸葛恪传、滕胤传、孙峻传、孙綝传、濮阳兴传、聂友传)

(附聂友传)诸葛恪，字元逊，诸葛瑾的长子。他年少时就有才名。二十岁被任命为骑都尉，与顾谭、张休等人侍奉太子孙登讲授道艺，并与他们交为朋友。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。

诸葛恪的父亲诸葛瑾脸长似驴，孙权大会朝臣时，让人牵一头驴进殿，用长标签贴在驴脸上，在标签上题写“诸葛子瑜”几个字。诸葛恪跪下说：“恳请让我用笔加上两个字。”孙权同意并给了他一支笔。诸葛恪在标签上续写了“之驴”二字，在座的人都欢笑起来，于是孙权将驴给了诸葛恪。又有一天见到诸葛恪，孙权问他说：“你的叔父和你父亲哪个强些?”诸葛恪回答说：“我父亲强些。”孙权问其原因，诸葛恪回答说：“我的父亲知道该为什么人做事，叔父却不知道，所以我父亲要强些。”孙权又欢笑起来。他叫诸葛恪给大家依次敬酒，斟到张昭面前，张昭已有点醉意，不肯再饮，对诸葛恪说：“这不是敬老的礼节。”孙权说：“你能叫张公理屈辞穷，那么他就不得不饮这杯酒了。”于是诸葛恪反诘张昭说：“从前太师姜尚九十岁，还执旗持钺，仍未告老。如今领兵作战的事，将军您在后，饮酒吃饭的事，将军您在前，怎能说这不是敬老呢?”张昭终于无话可说，于是饮干杯中的酒。后来蜀国的使者来到吴国，群臣都来会见，孙权对蜀使说：“这个诸葛恪向来喜欢骑马，您回去告诉您们丞相，为他送一匹好马来。”诸葛恪便马上跪拜致谢，孙权说：“马还没有送来谢什么呢?”诸葛恪答说：“蜀国是陛下的外面马厩，今天有此恩诏，马是一定会送来的，我岂敢不谢恩?”诸葛恪的才思，都如上面相类。

孙权觉得他很不寻常，打算安排具体政事考察他，命他代理节度一职。节度职任是掌管军队粮草，公文繁杂，不是他所喜欢做的事。诸葛恪考虑到丹杨郡山道险阻，百姓大多果敢强劲，虽说以前曾发兵剿击，但只得到一些边缘县份的平民，其余的人皆因居住在深山远林之中，不能全部抓获，故多次自己恳求任丹杨地方主政人员去招降引诱那些人出山，三年可以得到兵卒四万。大家都认为丹杨地势险阻，与吴郡、会稽、新都、鄱阳四郡为邻相连，绵亘数千里，山谷上万重，其中居住僻远深山老林里的人，从未进过城市，没有见过官长，他们都身带兵器在山野活动，一生生活在深山之中，一直到白头至死。那

其地习俗爱好武功熟知打仗，崇尚武力勇气，他们登山越险，穿越荆棘丛林，就如鱼游深渊，猿猴在树林中攀援跳跃。他们不时窥伺可乘之机，出山而为寇盗，每每迫使官府出兵征讨，寻找他们的藏身巢穴。他们作战时蜂涌而至，败仗时如鸟兽而窜逃。自前代以来，一直不能控制他们，都认为治服他们实在很难。

诸葛恪父亲诸葛瑾听说这种情况，也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取得最后的成功，叹气说：“恪儿不能使我们家庭兴旺，将使我们遭灭族之祸!”诸葛恪极力陈述他一定能获得其事成功的理由。孙权任命诸葛恪为抚越将军，兼丹杨太守，授予他执瞗戟的仪仗骑兵三百。授官仪式完毕，命令诸葛恪布置好仪仗队，擂鼓吹号，列队开道回家，当时他三十二岁。诸葛恪上任到郡府，就致书邻近四郡所属地方的主管官长们，要求他们各自保守好自己辖区的疆界，建立和整顿军队，那些接受归服教化的平民，全都让他们安定居处。于是分兵部署将领，分别守住险要地段，只修缮好防御工事，不与山越人交锋，等待庄稼将要成熟时，便开出部队收割，连种子也不给留下。旧粮已被吃尽，新粮又不能收，平民也已定居，一点粮食也不能进山，于是山越人饥饿穷困，逐渐出山投降。

诸葛恪又告谕下属说：“山越百姓去掉恶习接受教化，都应当安抚慰问，迁到外县定居，不得嫌弃怀疑，对他们不得执留拘捕。”臼阳县县长胡伉得到降民周遗，周遗从前是恶刁之人，因困迫暂时出山投降，内心却图谋叛乱，胡伉将他绑送到郡府。诸葛恪认为胡伉违背自己的教谕，于是将他斩首示众，并将此事写上奏章上报朝廷。山民们听说胡伉因捉人犯罪被杀，知道官府只是想要他们出山而已，于是他们扶老携幼相继出山，满一年后，所得到的人数全如诸葛恪原先预计的那样。诸葛恪自己督领一万人，其余三万分发给各位将领。孙权嘉赏诸葛恪的功劳，派尚书仆射薛综前往慰劳军队。薛综先致书诸葛恪等人说：“山越部族倚仗险要地势，不肯归服已有几代人，放松他们则扰乱不止，逼急他们则狼狈而窜。皇上震怒，命令将军西往进讨，朝内授以神奇计谋，军队威风震动四方。兵器不染血迹，铠甲不沾汗

充军队十万之众。山野没有留下一个匪寇，城邑再无残余奸徒。

既扫除凶寇，又充实兵员。杂草稗莠，都化变为有益的草禾;魑魅魍魉，转变成猛虎般勇士。虽说实为朝廷威德施加于他们所致，也肯定为元帅亲自督率指挥所成。虽说《诗经》赞美俘获敌人只审讯祸首，《易经》嘉赏处置降敌只杀掉罪魁，周朝的方叔、召伯虎，汉朝的卫青、霍去病，岂能同将军的功劳相提并论?您的功绩超越古人，勋劳盖过前代。主上欢欣喜悦，遥远地赞叹您的功绩。他有感于《四牡》表述的慰劳胜利归来的遗典，思慕凯旋祭告祖庙庆贺的礼制，故此派遣尚书台近侍官员，迎接犒赏将军全军将士，以表彰您的大功，慰问辛劳的将士。”诸葛恪被授任为威北将军。封都乡侯。他恳求率领部众在庐江、皖口一带驻扎并耕种农田，借此用轻兵袭击舒县，驱使那里的百姓随他返回。又派遣侦察人员前往远处，察看道路和险要之地，企图夺取寿春，孙权认为不可行。赤乌年间，魏国司马懿谋划打算攻打诸葛恪，孙权正准备出兵应战，观星象气数的人认为出兵不利，于是孙权让诸葛恪将军队转移到柴桑驻扎。诸葛恪写信给丞相陆逊说：“杨敬叔传述清高的理论，认为当今的人才所剩无几，坚守道德和事业的人已经没有几人，应当相互配合，互相依存，对上兴隆国家大事，在下互相珍重爱惜。又嫉恨世俗之人互相毁谤，使已有所成就的人才，中途受到压抑损伤;将受进用的人才，情绪不乐思想不欢。我听到这些喟然长叹，实在让人私下拍节激愤。我认为君子对一个人不应求全责备，即使孔子门徒大约三千，其中特别突出的也只七十二人，至于子张、子路、子贡等七十余人，有亚圣之德，然而犹各有其所短，颛孙师偏激、仲由鲁莽、端木赐不安分守己，更何况他们之下者就没有不足之处?况且孔子不因这几位有缺点而不把他们当作朋友，不因人所短而弃其所长。加之当今选拔人才，应比古人要宽，为什么呢?现在社会形势变化复杂，德才兼备者少，国家各部门官员，常常苦于无合适者担任。如果他本性不奸邪，志在奉献才力，便可奖拔任用，让他在职任上尽量发挥自己才干。红潮网

如果在大体上适合称职，个人私生活有不足之处，都应当宽容，

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，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。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，请访问：https://d.book118.com/436221232204011002